

史铁生

作品全编

中短篇小说
(1988—2000)

第 5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史铁生

作品全编

中短篇小说

(1988—2000)

第 5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铁生作品全编/史铁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288-3

I. ①史… II. ①史…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1887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页 20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88-3
定 价 598.00 元(全十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草帽	1
小说三篇	3
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28
钟声	57
第一人称	69
中篇 1 或短篇 4	83
《务虚笔记》备忘	134
别人	194
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212
老屋小记	281
死国幻记	300
两个故事	319
往事	329

草帽

她说：“我等待了这么多年，到底是把你等来了。”

他说：“我好像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找你，找得我已经有信心不足了，却忽然找到了你。”

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命运之神会把您赐给我。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会这样幸福。”

他说：“我们真是应该感谢命运之神，那天要不是他点拨了我们，我们肯定又互相错过了。很可能互相再也找不到了。”

她说：“真的，真是多亏了那个老人，多亏他那天戴了一顶草帽，多亏了那阵风。”

那阵风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决定去谢谢那个老人。那个老人在黄昏的时候总是独自坐在湖边，瞭望那片大湖，瞭望远处的树林和天空。那天他们走过老人身边，她朝南走，他朝北走，正当他们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一阵风把老人的草帽刮掉了。草帽沿着湖岸滚，她去追，可是草帽落进了湖中。他跑到湖边看看，挽起裤腿下到水里，把草帽捡回来。这样他们认识了。后来，他们各自发现对方正是自己寻找和等待了多年的人。现在他们已是夫妻。

他们又来到湖边，见那个老人仍坐在夕阳中静静地瞭望。他们恭敬地向老人说明了来意。老人闭目沉思片刻，问道：

“你们总是要有孩子的吧？您的孩子也是要有孩子的，你们孩子的孩子总归也是要有孩子的吧？”

他们说：“是。”

老人说：“可我不能担保他们一代一代总都是幸福的人，我想是不是就把这顶草帽埋在这湖边，让他们之中随便哪一个不幸的人，也能到这儿来寻找他们不幸的最初原因？”

1988年

小说三篇

一 对话练习

女的说：“不，别开灯。先别开灯。”

“该开灯了。”男的说，“这昏昏暗暗的好吗？什么也看不清。”

“好，就这样最好。”女的说，“你还坐到这儿来。”

“就这样，”女的说，“让光线一点点儿暗下去到什么也看不见。你不觉得这样好吗？”

她说：“我现在还能看见你，慢慢的让天完全黑了我们谁也看不见谁。”

男的说：“行啊，听你的。”

“你觉不觉得这样好？你自己觉不觉得好？”

“行，就这样吧。”

“别凑合。好，还是不好？”

“一定得让我把好字说出来，是不是？”

“我怕你觉得不好。你真的觉得好吗？”

“所以你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松一下。”

女的停了一会儿，笑笑，然后说：“好啦，你继续讲吧。”

“能轻松一下的时候，人就应该尽可能轻松一下。”

“好啦，你继续讲吧。”

“你越是怕这个怕那个，不管什么事，结果反而会更糟。”

“我是这样。”她说，“我也知道我是这样。”

两个人都停了一会儿。

“可我没办法，”女的又说，“我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就快要出点什么事了。”

“什么事？会出什么事吗？！”

“你别喊。我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你别老对我喊行吗？”

男的声音放轻：“告诉我，你为什么总觉得要出什么事？”

女的想了一会儿，说：“你别笑我。”

“当然。不笑。”

“你笑我也没关系，可你别冲我喊。”

“既不喊也不笑。”

女的又想了一会儿。男的认真地等待着。

“没事了。”女的说，“我现在又觉得不会出什么事了。”

“老天爷，你可真行！”男的说。

女的说：“咱们不说这事了。”

她说：“不说这事了好吗？”

“好啊，听你的。”

“继续讲你们招生的事吧。”女的说，“后来怎么了，到底要谁不要谁？”

“还没最后定。反正初试通过的这九个人里最后只能留七个，得刷掉两个。”

“刷掉哪两个？”

“现在还不知道。总之得有两个被刷掉。”

“要是让你来决定呢？”

“这事不能完全由我决定。”

“假如完全由你决定呢？”

“你怎么对这件事这么有兴趣？”

“不是兴趣。我总想着那九个比我还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

不知最后是哪两个倒霉。”

“有五个已经定了。其中五个肯定录取了。现在是剩下的四个当中到底刷掉哪两个。”

“这四个当中注定有两个要倒霉了。”女的说,并且连连叹气。

男的说:“什么事你都能用来折磨自己。”

男的说:“到底是哪两个倒霉还说不定。”

“九个你们就都要了算了。”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是被刷掉的两个倒霉还是被录取的两个倒霉,很难说。”

“嗯?为什么?”

“也许没被录取的倒是一辈子过得轻轻松松自自由由,没那么多奢望。也许没被录取倒是一件好事。也许没被录取将来的痛苦感倒要少一点。这是件说不准的事。”

“是。”女的说。

“是,”她说,“是很难说。”

“所以谁也说不准倒霉的是哪两个,或者走运的是哪两个。”

“其实我早就这么想过。唉——”

“你别又这么认真好不好?”男的说,“你这人总这么缺乏幽默感。”

“你看,”男的说,“现在这四个里头有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假如我们最后录取了两个女的,那样我们就很可能是拆散了一对好夫妻。你想是不是有可能?”

女的笑笑:“是,是有可能。”

“但也可能相反,结果会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成全了一对好夫妻。你仔细想想。”

女的笑着:“嗯,也有可能。”

“如果我们录取了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呢?这样他们俩就认识了,很可能结果成了恋人。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如果这个男的

是个很坏的恋人呢？不，不，最好不说哪个很坏，这样的事很难用好坏来判断。如果这个女的因为这个男的而一生都很痛苦呢？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有过的。”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女的说。

“我是说那四个考生。”男的说。

“可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女的说。

“嗯，你相信得可能有道理。”

两个人同时笑起来。

男的说：“如果那个女的没被录取，她可能就永远也没机会认识那个男的，她的一生就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大概倒会很幸福，她说不定会遇到一个非常好的男人，会在某一天遇到一个她非常满意的男人。”

“我绝对相信你不是你先说的那种男人。”

“那还得看你是不是那种太挑剔的女人。”

“我不是！”

“我没说你是。”男的说。

“行了行了，我没说你是。”男的说。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他说。

“我确实不是那种很挑剔很专制的女人。我不是那种啰里啰嗦的女人。难道你不知道我也讨厌那种女人？”

“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我们表演系招生的事吗？我是说那四个考生，被不被录取，你都弄不清意味着什么。录取不录取，之后都有无数种可能。但录取与不录取，结果肯定不一样。”

“我说过我对你绝对满意。”女的说。

“我是不是说过？”女的问他。

“你说过。”他说。

“你信不信我对你绝对满意？”

“我信。不过别用‘绝对’这个词，这个词压得我喘不过

气来。”

“我并没有反过来要求你也得对我绝对满意,我只希望你相信我对你绝对满意,这行不行?”

“不管怎么,别用‘绝对’这个词。”

“那好,我以后不用这个词。”

“用‘相当’,用‘相当’就足够了。”

“好吧,那以后就用‘相当’。”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唯命是从。”

“行,我以后尽量不唯命是从。”

“老天爷,你好起来可真让人招架不住。”

“我从来都好。”

“咱们把灯开了吧。”男的说。

“不,别,别开灯。”

“你看,”女的说,“只剩下天边那儿还有一点儿亮了。”

“你看,”还是女的说,“空地的那边是树林,树林的上头还有一点儿亮。树林的后头是山,山和天相连的地方还有一线光亮,山后边呢,是海,亮光就是从那儿过来的。”

“你说得真简单,你这么几句话就说出几千里去了。”男的说。

“那光亮在海上,走过海,走过山,走过树林,走过那片空地,走到我们这儿。”

“你说的真容易。你实际去走走看。”

“走到我们这儿把我们显现出来,我才看见了你,你才看见了我。”女的说,“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本来并没有你,也并没有我,后来就有了你也有了我。”女的问他,“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我这时候看你是这样,另一个时候看你又是另一个样。”女的说,“这真是太奇怪了。”

男的一直不回答她。

“你看我这裙子漂亮吗？”

“还好。”

“你看我的发型要不要变一下？”

“也可以。”

“你这样逆光看我，觉得好吗？”

“不错。”

“你就是不说‘真好’。”

“要说还不容易吗？”

“可你就是不这么说。”女的说。

“你从来不这么说。”她又说。

“你很少这么说。”她说。

“反正你总是想尽办法苦恼自己。”男的说，“在任何又高兴又轻松的时候，你都能想办法把它变得又痛苦又紧张。这方面你是天才。”

“那你觉得现在好吗？”

“本来很好。”

“要是我不说刚才那几句话，你真的觉得特别好吗？”

“总归你是得让我把‘真好’呀、‘特别好’呀什么的都说出来才行。”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

“是！”男的说，但他很快又把声音放轻些，尽量柔和些，说，“是。”

“我知道。”女的说，“我的毛病我知道，可是没办法。”

她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要出什么事。你别又冲我喊。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想想，有什么事好出嘛！”

“你别在意。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千万别在意。我知道不会出什么事。可我总感觉就要出点儿什么事了。”

“把灯打开好吗?”

“不,你别。”

“这么暗,简直什么也看不清。”

“你别开灯。来,还坐到这儿来。”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没有,我觉得非常好。”

“你躺下吧,你躺一会儿。”男的说。

过了一会儿,男的又说:“以往的痛苦,除了把它忘掉,没别的办法。”

“这我知道。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都得尽力去忘掉一些事。”

“这我懂。绝对不是因为这个。”

“你总喜欢用‘绝对’这个词。”

“真的不是,真的。”

“那到底为什么?”

“这不过是一种感觉。我不过随便说说。你别在意,一会儿就会过去。”

“也许咱们出去走走?”

“不不,就这样最好,就这样,我们俩,这样一直待到天黑,待到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多好。”

“告诉我,”男的低声问她,“你觉得会出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女的低声回答他,“我只是觉得太好了,最近我一直太顺利了,我总觉得不太可能是这样。”

男的如释重负般地出一口长气。

女的低声说:“所以大概要出点什么事了。很久了,一直这么顺我觉得不大可能。”

她说:“你看现在多好。天边那一缕亮也没了。天完全黑了,差不多完全黑了。”

她继续低声说，慢慢地像是自语：“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了。可我觉得你是坐在我身边。你闻没闻到这周围的气味？你看不见可你闻得到，你数不清这都是什么气味聚合成的气味。你一旦闻不到它了你简直都不能回忆起它来。这气味除非你自己也闻到了，否则别人就没法告诉你，你也没法告诉别人。”

她继续说着，渐渐地如同梦呓：“如果要形容它，我最先想到的是动物饼干的气味，然后是月亮下一只小板凳的气味，是夏天雨后长满青苔的墙根下的气味。还有一棵大树，一棵非常大的树的气味。以后，它会是天慢慢黑下去的气味，以后一到天黑我肯定就要闻到这气味。”

男的说：“你躺好，躺好一点儿吧。”

“你再听听到处有多安静，”女的还在说，“天黑下去的时候就是这声音。光亮从那片空地那片树林上退去的时候，就是这么安静，就是这样的声音。光亮退到树林后面去的时候，退到山的后面再退到海上去的时候，总是带着这样的声音。你说不清这里面有多少种声音。这里面有所有一切的声音。你很少能听到世界上的所有声音，因为你总不喜欢这样一直待到天黑，你总是要把灯打开看看明白。”

“你躺好吧，你躺好好不好？”

“嘘——别说话，握住我的手。”

很久，两个人不再说什么。

两个人很久不出声。

然后，男的轻轻问：“你睡着了？”

女的回答，“我一直都睁着眼睛。”

“想什么？”

“我想你们不是在招生。”

“嗯？”

“你们简直是在分配那几个孩子的命运。上帝借你们，在给

那几个人分配命运。”

“姝,你说的真对。”

“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分到的是什么。分到了,也还是不知道自己分到的是什么。”

“对,是的,不知道。你这个比喻真妙。”

“他们以为是什么,实际上多半正相反。”

“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可你们到底根据什么要谁不要谁呢?”

“这你应该知道。”男的说,“我们是表演系,我们是教表演的。我们是培养演员的。表演,这很难说。你喜欢他,可我喜欢另一个。”

“就因为喜欢不喜欢?就根据这个?”

“我现在选中一个,但这可能是我的错觉,过一会儿我发现这是错觉,我就选择了另一个,但是谁来担保这一次不是错觉呢?”

“可他们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你以为怎么决定呢?”

“他们就各有各的前程了。”女的说。

“可不是吗?他们就各演各的角色。”

“那回我碰巧遇见你,”女的说,“我看你很面熟,我就追上去问你。”

“我们的命运也是被别人决定的。”他说。

“我那时候真是胆子大,”女的说,“我就跑过去问你是不是一个演员。你记不记得?”

“别人决定了我,我又去决定别人。”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回我的胆子特别大,我说,嘿!您是演员吧?其实我的胆子平时并不大。”

“决定了我的那个人当初也是被别人决定的,被我决定的那个人将来再去决定别人。”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到现在。”

“否则我现在就不是我，我就不是我现在。”

“是的，你当年要是不被表演系录取，我们就谁也不会认识谁。”

“我现在就在放羊。我现在就在打鱼。我现在就是个卖鱼的，你对我来说顶多是个买鱼的。可上帝决定借一个人分给我另外一种命运。”

“就因为他喜欢或不喜欢？”

“归根结蒂是因为这个。到头来你找不出更严肃的理由。”

她轻松地叹一口气。女的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说：“但愿上帝喜欢我们。”

“可你不知道上帝喜欢的含义是什么。你怎么也不知道。人就像个瞎子。喂，把灯开开好吗？”

“不，你别。你别开，别开灯。”

“太黑了该开了。这么黑谁也看不见谁。”

“这多好，谁也看不见谁有多好。”

“你就这么喜欢谁也看不见谁？”

“对了，我喜欢。这样才真实，否则你能看见什么呢？”

“你怎么有点儿发抖？”男的说。

女的说：“没有。搂紧我。”

“对，对了，就这样，”女的说，“搂紧我。”

“你别又胡思乱想，”男的说，“你别总以为要出什么事，不会再出什么事了。”

“我宁愿你这样骗骗我。”

“不是骗你。”

“管它是不是，我愿意听你这样说。搂紧我。反正我也愿意听你这么说。”

“我骗过你吗？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自己。我愿意相信一切都是真的，管它呢？反正我宁愿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好了好了，跟我说点儿别的事吧。”

“说什么？”

“随便说点儿什么。”

男的想了一会儿，说：“但愿明天他们六个人里有人会改变主意。”

“哪六个？”女的问。

“我们教研室除了我其余的六个。究竟录取哪两个刷掉哪两个，现在他们的意见是三比三，现在这事倒真的要由我来决定了。”

“可我发现我的感觉都不对，都是错觉。”

“但愿他们六个人里有一个改变主意。如果出现了四比二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弃权了。”

二 舞台效果

黎明漫散得无比广阔。在最近的地方，一片叶子飘摇垂落，没弄清它最初的来路，把寂静触动一下，轻轻一响混同到所有安卧的落叶中去，十分稳当。微明中一排黑色的大树，浓密的树冠在空中与天尚划不出界线，天是钢蓝的，越往下越浅一些。微明便是从一棵棵粗大的树身之间透过来。墙一样的树身上斑斑驳驳长了菌类，几十年前被人刻过的地方现在是意义不明的疤结。走远一些，走得脚下没有了落叶响，再回身去看那排大树，发现它们不过在广阔的黎明中占了很小的部分。因为人占着更小的部分。

两个人有时就像是齐步走那样走着，但他们并没特别去要求这一点，所以现在是一只脚两只脚同时落地的声音，过一会儿就是四只脚分别落地的声音，一会儿再变回去，交替重复。空气中的味